

~海峽~

漫步在西海岸的一隅，兩個小孩蹲在沙瀉，玩著沙堆，砌疊沙堡，童年的夢，就是吵著玩。

吵著要去看天文館超大的望遠鏡，吵著玩館裡的天文遊戲；吵著要去博物館看恐龍，吵著要玩館裡的積木；吵著要去綠色隧道騎腳踏車，吵著要騎到最遠的地方；吵著，吵著，老人開著車，一樣一樣實踐童年的夢。後座的兩個小孩，依然不安份地吵著，吵著「不公平，你怎麼可以偷看我的牌。」吵著，「我沒有，是你把撲克牌放太低，給人看到的。」從車上再吵到下車，擠著誰要先下車，轟隆轟隆，老人腦裡已塞滿吵的魔音，混在兩個小孩的世界裡。

回來鄉間小屋，老人又坐在涼亭前，這個涼，電風扇+自然風的共伴效應，過了大暑的八月立秋。夜裡，聞嗅些處暑的節氣，讀讀幾本書，憑憶字裡行間的思古幽情，抑或跌進科學遊戲的迷宮，迴旋，不得其解，自至找到出口。原來興喜，得有苦澀的試煉，才能彌覺珍香甘甜。

書裡，走進東坡先生的生命，是少年得志大不幸，還是天妒英才。仕途的不順遂，並不合襯這位天才型的文豪與集才藝、書法、繪畫、音樂、語言、建築於一身的巨星。然孤獨與思念，壯志未酬，似乎也是文豪們得以創作發光，發亮的特質環境，古今皆然也。

書裡，端詳一本漫畫寫意的密碼世界，有些竊喜，找到心中的那本核心書目的輪廓，聚了點焦。老人想寫《與生俱來的祕密》，雷聲大，雨滴並未及時給了絕響。老人停在時間的框架裡，頓時想學會孫悟空的分身術，拔了髮毛，吹口氣，換來上萬千小孫悟空，可以分擔手裡，心上，腦裡的成堆男兒志，雨絲兒女情。手上這本書，無意裡，給了些希望，蹦出了點線頭。走吧！該可填補暑夏結束前的缺口。

傍晚，西岸的落日逐漸消逝海上地平線，臨別時刻，彩霞紅映滿天，有著醉意的美。漫步奔跑沙灘，在海水浪潮一波接著一波的浪線上，不時地迴頭望著埋在沙堆，渾然忘我嬉戲的兩個小孩，那是一個希望。雖然很吵鬧，吵的矛盾與甜蜜，總不時在生活裡上演，卻也不亦樂乎！

回頭探望海的另一邊，海峽的人兒，隔著海峽的天空，沙灘，涼亭，書本，男兒志，兒女情，交叉的徘徊，就引著子瞻先生的千古名詞-《水調歌頭》-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，……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留下記事一樁！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